

# 隔离期的温暖

居家隔离的日子,其实很枯燥,但也充满温暖。

早上,我睁开眼,习惯性地摸出手机,打开微信,竟然有一笔进账,是某杂志社的编辑发来的。

与进账同时发过来的,有这位编辑的一小段留言:“胡老师您好,受疫情影响,我们现在居家办公。杂志社的稿费目前还无法正常发放。您的这一部分,我先转给您。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。”

上个月,我在该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,稿费不多,就几百块钱,平时我也不靠稿费生活,所以没想过这事儿。但是,这两个月确实没有收

人,一百块钱对于我而言都像救命稻草。目前确实还没收到稿费的时间,可编辑却想到了此事,自己主动垫钱转给了我。感动。

客套会拂了人家好意,我只能收下。无需多言,铭记此事,将来好好合作。

年后,每天早上,微信里都有一个熟悉的窗口跳了出来:“早上好。”这是一位老朋友,我称呼她为“刘姐”。刘姐和老公在北京开了一个饭馆,因为合我口味,所以我连续在她家吃了三年。随着时间推移,我和刘姐彼此加了微信,偶尔也会闲聊几句。

令我意外的是,此后每天早上,刘姐都要给我发来三个字:“早上好”。刚开始,我总喜欢跟她开个玩笑。毕竟,在我的意识里,异性保持同一个节奏给你问候,大多有点不一样的味道。但是,她却与平时不一样,很严肃地说:“你还安全,我就放心了。”后来,我才明白,她是真的担心我。

年前,我从北京回到老家湖北黄冈,刘姐回了重庆,从此没了交集。但在武汉封城那一天,刘姐给我发来消息:“你那里没事吧?不严重吧?”因为住在黄冈下属的县城,暂时没有确诊病例,连疑似病例都没有,我心轻松跟她开起玩笑:“我没事。怎么,想我了?”她并没有接话。

直到今早,依旧能收到她的消息。这几天,我都是认真地回复她:“刘姐,我虽然有些担忧,但还算安全。谢谢。”这也是我少有的如此严肃地给她回应。刘姐依旧回我四个字:“安全就好。”

还。人家来催我还款。怎么办?战战兢兢地接通电话,确认身份后,我刚想解释,对方却说:“胡先生您好,我看您的身份证号码是湖北的,专门给您打个电话,看看您那边情况怎么样了。最近挺困难的吧?我们有政策,帮您申请延期还款,不用着急。”我依旧试图解释,他却一直跟我说:“没事,没事,您要注意防控,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。”

居家隔离,确实有很多困难。然而,总有一些细小的温暖伴随着我,还有更多的朋友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关心和关爱。这是爱,更是动力,它将促使我们更加地热爱生活。

□胡英军

# “乡音”征文 作品选登

## 电台里的乡音

□刘生

小时候,爷爷奶奶带着我住在北海市珠海东路海关小院子里。奶奶说我从懂事时就喜欢吃芝麻糊,一听到叫卖声就会扯着奶奶往街上跑。有时奶奶问我:“你长大了买什么给奶奶吃呀?”我也总是说:“芝麻糊。”逗得奶奶笑得合不拢嘴。

1958年我们家迁到茂名。十年后我到白县那霍镇一个叫霍垌的地方当知青。霍垌地处高岭地区,四周有许多大山。每到秋冬时节,常有野猪下山觅食,毁坏庄稼。1975年秋,队长叫我将那山腰上的猪圈扩野,并交代我将那山腰上的荒地开垦出来。猪栏大山是队里最大的一座山,从山脚到山腰全是橡胶林,往上是一片稀疏的桉树林和漫山遍野的芒箕草。快到山顶的地方有一片平地,种着队里几十亩番薯。为防野猪搞破坏,队里在山上搭了个茅寮,每年都派人值守。接受任务后,我便背起背包,扛把锄头,带着一个小收音机,爬到山上驻扎下来。

我一边开荒一边听广播。有一天突然调出一个播放音乐的电台,我很高兴,可听着听着却心生疑惑,那有这么长时间持续播放音乐歌曲却不播报新闻的电台呢?过了好一会,音乐突然中断,静默几分钟后,一个男播音员用纯粹地道的北海白话,以街坊邻里路边闲聊的语气开始播音:“北海市渔业广播电台,现在播报海区气象和渔情……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真没想到,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山顶上,我竟能听到这么熟悉的乡音,不由倍感亲切,停下手里的活细心倾听。

播报的内容都是海上的事,有些我不懂,但我并不在意。我只兴奋地专注于那乡音俚语中所蕴含的乡谊亲情,切身感受着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欢乐。彼时彼刻,空旷的山岗上,似乎连风都带着大海的味道。我听着收音机,微微地笑着,仿佛又回到童年。这种快乐情绪让我忘记了眼前的孤独,心情格外轻松、敞亮,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

播报的时间很短,不一会又开始播放歌曲和音乐。我也在音乐声中又奋力地开荒造地。汗水不断地滴在新开垦的红土地上,慢慢融入大山。从那天起,我每天都听这个北海市渔业广播电台。我在山上巡视劳作四十余年,守住了这片绿色,同时还开垦出一块近两亩的梯田。唯一遗憾的是,一直等到地里的番薯收获完毕,我都未见野猪的影子。下山不久,我就接到返城的调令,离开了洒下青春汗水的猪栏大山,开始了新征程。正是这个电台里的乡音带来的温暖和慰藉陪伴我走过了那段时光,时至今日我仍时常念及,感慨之余也心存感激。

多年后,我听到电视里一则“南方黑芝麻糊”的广告,发现里面有一句似有似无的广告词,应该就是在北海老街骑楼底下回响百年的熟悉叫卖声。我始终认为,这个广告的作者一定是北海人。

本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,以散文随笔为主,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:hdjs@ycwb.com,并以“乡音征文”为邮件主题,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统稿易芝娜

# 二月春风

□骏捷

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春风吹拂下,剪刀裁出的何止是柳叶,还有很多东西呢!

初春是父亲对桃树修剪的最后阶段。虽然经过冬天的修剪,大局已定,但父亲是个追求完美的人,他对着一棵棵果树前后左右地审视,要赶在桃树发芽之前对桃树进行最后一次修剪。那神情,就像雕刻家面对自己的作品,又像一位父亲在端详待嫁的女儿。父亲手中的剪刀,像一尾闪着亮光的鱼,在树枝间灵活地游动,他脸上满是难舍和无奈,但更多的还是祝福。春风轻轻,剪刀声声,就成了父亲对丰收表爱意的最好方式。

母亲手中的剪刀也没闲着。她每天把家务收拾停当后,就会把头天晚上新好的棉袄搬到阳光下晾晒,然后拿着剪刀,照着鞋样,把晒干了的棉袄剪下来,一层层叠叠。叠到有一双鞋的厚度了,她就用针线先把它们简单缝到一起,等有时间就纳成鞋底。这个过程中,最重要的是剪鞋样。棉袄又厚又硬,不用力是剪不开的,但必须严格按

照鞋样来剪,多了少了都不美观。母亲说,鞋是人的第二张脸,家人穿着的鞋不仅要舒适,而且穿的也是家里女人的脸面——女人的手巧不巧,全在一双鞋上呢,所以母亲一点儿也不敢大意。几天下来,手往往被剪刀磨得又红又肿,但母亲从来没有说过累和疼。她日复一日地剪了再缝,就像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,而且特别认真。母亲身材虽小,拿着剪刀的背影却很高大。

春暖花开,我们的小手也解放了,放学路上,“剪刀石头布”是我们最爱的游戏。谁输了谁就背对方走路,根据输时所出的手势,来决定要背着走几步。我那时不知怎么的,总是不由自主地出“剪刀”,对手偏偏看出了玄机,每每拿“石头”赢我。可想而知,我背人的次数总是最多,而且“石头砸剪刀”,就得背对方走十步。我那时比较胖,想了想,就专找瘦小的人玩,因为这样就算我输得多也不大吃亏。因为玩游戏,我常常回家晚,遭到父母虚张声势地训斥,但耳边春风吹来,谁又会在春天里真正地生气呢?

又到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的时候,它再次为我们剪出了美景,也还会剪出更美好的生活画卷。

我因疫情被隔离在婆婆家。心情难免有点郁闷,我为了见见阳光,于是把出门采购的事包了下来。

婆婆家对门李阿姨也负责她家的采购业务,常想跟我结伴走。我却借口疫情,跟她保持至少五米距离。李阿姨笑笑,说必须有安全距离。我“呵呵”两声算是回应。

其实,就算没有疫情,我也不好意思跟李阿姨走得太近。多年前,李阿姨把蜂窝煤、木头棍子、鞋架都搬到楼道,大家出来进去都不方便,味道也不好闻,婆婆不好意思说,只有我这新媳妇初来乍到有点楞,不管不顾地找到李阿姨家,请她把那些破烂挪走。李阿姨十分不悦,说“要不是看在你婆婆的面上就轰你出去了”。我当然不甘示弱,找到物业协调,在物业的督促下,李阿姨才把有用没用的东西都挪到了小房间里。从此我就得罪了李阿姨。

我虽然没觉得理亏,但是多少有点不好意思。楼道善后工作我都做了,把楼道扫了一遍,还洒了清水。可李阿姨看到我,吐了口唾沫,算是出口恶气吧。从此,我见了李阿姨不敢搭话,她要是跟我说话,我也就哼了一声了事。

前两天我出门,发现单元门口铺了个床垫子,走来走去碍事。我用脚踢了踢,想挪开,可挪不动。我心说,可能是谁家装修,一天半天就会挪了,于是我绕着走,但仍免不了踩几下。昨天我出门,发现垫子湿漉漉的,走上去,还“噗嗤、噗嗤”的,脚底立马潮湿。我问婆婆,婆婆也不知道是谁家的。婆婆便在小区群里念叨,结果有人说对门李阿姨家小房里曾有个不用的双人床垫,这也许是她的家。

我真不知道李阿姨在单元门口占道有什么用。那天晚上,趁着天黑,我跟老公悄悄把垫子搬到了李阿姨楼下不得事的地方。

第二天早晨,我去超市买菜,出门一看,啊,垫子又回来了,还更湿了,明显是有人故意弄湿的。人生气时,劲总是特别大,我自己拽着个角,又把垫子挪到了李阿姨楼下。

从超市回来,我看到垫子又回到了单元门口。真是较劲啊,真想该怎么彻底弄走这个讨厌的垫子。李阿姨从楼里出来了。她戴着口罩,我瞅着垫子。她瞅着我,小声小气说:“现在疫情严重,楼道得消毒,可是,我岁数大了,上楼不方便,我就想了个办法,在垫子上喷84消毒剂,这样邻居走过来,都踩踩,也能消毒。”

这时候害羞的又是我了。疫情这么严重,我没为小区做什么,李阿姨这么大岁数,却做了力所能及的。李阿姨要回家,我让她等等,年三十我给婆婆批发了一箱84,没用多少,我回去装了一塑料袋给李阿姨。

李阿姨倒不知说什么好了,调侃了一句:“疫情过去,你帮我把垫子扔到垃圾场,好不好?”我在垫子上踩了几脚,朝着李阿姨做了个OK的手势。

春天要来了,疫情很快会消逝,但邻里的爱却会永远留下来。

我真不知道李阿姨在单元门口占道有什么用。那天晚上,趁着天黑,我跟老公悄悄把垫子搬到了李阿姨楼下不得事的地方。

第二天早晨,我去超市买菜,出门一看,啊,垫子又回来了,还更湿了,明显是有人故意弄湿的。人生气时,劲总是特别大,我自己拽着个角,又把垫子挪到了李阿姨楼下。

从超市回来,我看到垫子又回到了单元门口。真是较劲啊,真想该怎么彻底弄走这个讨厌的垫子。李阿姨从楼里出来了。她戴着口罩,我瞅着垫子。她瞅着我,小声小气说:“现在疫情严重,楼道得消毒,可是,我岁数大了,上楼不方便,我就想了个办法,在垫子上喷84消毒剂,这样邻居走过来,都踩踩,也能消毒。”

这时候害羞的又是我了。疫情这么严重,我没为小区做什么,李阿姨这么大岁数,却做了力所能及的。李阿姨要回家,我让她等等,年三十我给婆婆批发了一箱84,没用多少,我回去装了一塑料袋给李阿姨。

李阿姨倒不知说什么好了,调侃了一句:“疫情过去,你帮我把垫子扔到垃圾场,好不好?”我在垫子上踩了几脚,朝着李阿姨做了个OK的手势。

春天要来了,疫情很快会消逝,但邻里的爱却会永远留下来。

本版制图:黄绮文

# 将回收变成一项风花雪月的事

## ——“西洋记”诞生记

罗雄标、勾思、李小龙,他们一个是广州美院毕业的艺术生,一个是来自山东的计算机专业理工男,一个是警官学校体育系毕业的湖南小哥,因为机缘巧合,也因共同的爱好,竟走到一起,在广州操办起一个名叫“西洋记”的旧物卖场,做起旧物回收再利用的当道。

只是这个旧物场里的东西有点特别——座钟、盘子、桌子、钢琴、沙发、橱柜,还有各种小摆件……所有这些物件都是他们亲自从欧洲各地采购并托回国的;这个卖场还有点大,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一个三层旧仓库,占有藏品四五万件。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是“全国也没几家像我们这么大规模的”。这个卖场还特色鲜明,不仅仅因为主题是满满的欧洲怀旧风,还因为整个卖场被设计得像一个“寻宝场”,几乎是三步一景,各色物件彼此映衬,让人目不暇接。

难怪这里对外公开不到半年,便已迅速成为广州小有名气的热门“打卡点”——拍照、搜罗西洋旧物就上“西洋记”,随便走一圈就能逛上一整天,收获美照无数,或许还能发现心头好。

最近,西洋记的几位股东正商量着,要打算把这个旧物卖场继续扩大——除了做旧物主题卖场,还要做主题餐厅,做流动主题展馆,甚至成立私人博物馆。



几乎每个小镇上都有这样的旧物交易集市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在欧洲哪里才能找到真正的“旧物”。全程参与了采购,如今负责卖场营销的勾思说:“欧洲有很多很历史悠久的古镇。几乎每个镇上都会有一个旧物卖场或者旧货集市,当地人会把自己不想要的旧东西拿到那里去出售。至于价钱,因为不需要通过什么专业鉴定,大家都是按旧物的市场价出售。有些集市根本没人监管,交易全凭自觉。”

除了这些旧货集市,他们也会去一些镇上的小型拍卖行里买拍品。“欧洲有些小拍卖行与我们平时见到的那些拍卖会大不一样,淘货,因为价格会更好一些,但也不是什么名贵古董,而拍卖师可能就是物主本人。所以这种拍卖会气氛特别好。”

勾思等人曾足足花了两个月时间在欧洲这些集市或拍卖场上去做“淘宝”这件事。他们事先在网上搜集好小镇的地址,规划好路线,然后租车前往。“这些小镇之间可能相距甚远,有的甚至有两三百公里之遥,要一车一马,去淘,并非易事。有时去到一个点,可能什么都淘不到,也可能发现许多好东西,我们开去的车都装不下。”他们从一开始租小汽车(大车租金太贵)逛集市,到后来换成大车去装货,慢慢越淘越上瘾。“那些小镇通常都风景优美,让人流连忘返。而小镇上的人基本上也都挺和气,从没见过我们是外国人而有所歧视。跟当地人砍价的方式也很有意思,你说他东西不好,他可能会生气,你猛夸东西好,说不定对方反而主动降价卖了。”勾思对此每每都津津乐道。

采购过程中,最难的就是打包托运。欧洲最贵的是人力,而跨国托运费更是高昂。“我们采购了不少旧家具,搬运起来相当费神。”勾思说,有时候买下一件旧家具并不需要多少钱,但要找人将它打包、搬运到车上,价格却可能是这件家具的几倍。最麻烦的是,像旧钢琴一类的大件,欧洲

人指明必须要由专人来搬运,你自己搬都不行。好在有时也会遇上热情友好的店主。“在荷兰一家店里,我们看中了一张小茶几,但当时车上已经塞满了,连落地钟都只能打包放车顶。店家就想方设法帮我们吧茶几四个腿拆下来打包,这样便不占太大空间,能塞进车里了。但回来我们就得想办法把它们再装回去。”

想起这些温暖、有趣的故事,勾思便满脸笑容。他说那两个月也是最辛苦的时光,为了节约成本,很多打包、搬运的活都是他们自己干。“每天5点起床开车赶路、淘货,因为路程都挺远,而我们时间有限。晚上回来又要为了节约托运空间,重新打包,干到了10点多才睡觉。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,中午饭都是早上做好了带上,饿了就在路边找个小公园坐下来吃几口。”

为生活增值 辛苦归辛苦,当“西洋记”从一个堆杂物的旧仓库,终于变成一个热门打卡点时,所有的辛苦便有了回报。当朋友们的朋友圈里发出的西洋记的照片迅速走红,“西洋记”的大名也一传十十传百地声远播了。到此一游的人流量迅速增加,西洋记的大门不得不派人看守,并开始收取参观费才能跟流了。为了更有序地管理,美院毕业的罗雄标特意将这个旧仓库作了重新设计改造。一楼做成一个循环式的“寻宝路径”,将大物件与小玩意整合,做成一个个场景模式,方便顾客一路走一路淘,而每个角落都可以是拍照留影的景;二楼腾出一些空间,做成办公场地与活动场所,可以提供空间举办一些沙龙或展览的活动;三楼还是仓库,仍存放着许多未整理出来的旧物。

### 将爱好与情怀相结合

所有的一切,最初起源于一位在欧洲做生意的朋友,如今也是他们的合伙人之一。这位合伙人也是因为喜欢旧物,在欧洲买了一座古堡,里面堆满了自己喜爱的旧物件。后来他把古堡卖掉了,便把古堡里面的宝贝都运回中国,便找来几位朋友帮忙,又在广州找了一个旧仓库来存放这些宝贝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萌生了办旧物卖场的想法。

“简单地说,大家原本都是旧物爱好者,所以才慢慢走到了一个小圈子里,最后碰撞出了火花。”如今负责卖场总体策划、形象设计的罗雄标这样说,“可以说,我们都是爱好也有情怀的人。每个人对同一类物件的认知可能会不同,我们觉得这种情怀需要传达,于是就办了这样一个卖场,希望将这些喜好与更多人分享。”

从一开始,他们对这个卖场就定位明确:做自己喜欢的,有历史沉淀或有年代感、能反映欧洲文化的老物件。他们中间有人喜欢玻璃物件,有人喜欢陶瓷,有人喜欢老式座钟,有人喜欢铜器,于是他们淘回来的东西也会以这些东西居多。但他们都不是什么专业的鉴古专家,对于欧洲文化也纯属业余爱好,所以在采购这些旧物件时,他们的标准其实也很简单:看上去要有故事,要有欧洲工艺特点,然后就是看缘分了。

“其实我们做的是生活体验馆,而不是古董店。这里的東西都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,它们只是有年代感、有故事——我们想把故事留在‘西洋记’。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也都挺便宜,普通老百姓去感受欧洲普通人的生活气息,或者能让这些老物件被重新再利用。”

最刺激的是“淘宝”过程 既然有了明确的目标,为了丰富卖场的內容,除了整理之前古堡里搬回来的旧物,他们还专门跑到欧洲各地的小镇上去“淘宝”。至今回味起来,他们仍觉得这个“淘宝”的过程是做这个卖场过程中“最刺激、最有趣、最值得”的事。因为当地人的指点,他们知道



荷兰瓷器上有中国青花瓷痕迹,让这群“淘宝者”们大感兴趣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

西洋记的大门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/摄

羊城晚报记者 易芝娜